



定海二中小记者作品选登

行泰山，叹古今

八(4)班
小记者 颜义衡(证号E03101)

五岳独尊，曾许山间第一流。
——题记

峭拔通天，直通霄汉。千里云雾只及腰际。怀揣仰慕之情，几年憧憬终在此刻圆梦。

登上泰山的第一级台阶，心中的激动便将满溢。仰望挺拔的山势，慢慢让青葱林木与坚硬的山石相融合。脑中那段神话悄然在回响：自盘古开天，坐化于天地间。他的头颅，就化为了泰山。眼前的岩石，似增添了些许神秘，心中，似增添了些许敬畏。

慢行至空旷处，举目一望，前路漫漫，遥不可及的山顶仍不知在何处。默然低头环视四周，惊喜地发现了一座庞大的石碑林。细看即可见那斑驳到不可认的碑文，一块块巨石孤立，隐于那茂密的青树翠蔓中，点点殷红断断续续。回望当年，百代帝王将相在此祈福、祭天，气势雄壮的祭台与碑刻，被风雨抹去，成了干土石块。又几步，几块木板仍依稀可见。墨迹暗淡，却不难看出作者当年的万丈豪情与舞文泼墨时的洋洋洒洒。思至此处，我也不经摇头默哀，人们的痕迹终敌不过岁月的小刮小碰。

行至斗母宫。平坦斜壁，我不禁沉浸在宫室的华美与沧桑中。一转头，就望见了那刻满整个石壁的

经文。一字一点，充满的是工匠的匠心独运。彩墨虽已剥落大半，当年工程的浩大与人们对此信仰的坚守却能够想象。我竟一时有了想冲上前去，亲手触碰那一个个大字的冲动。退后几步远望其整体，它如一卷天书般亮于眼前，汹涌的文字，澎湃似天瀑奔流而下，又似热血沸腾不已。那赤字遒劲古拙，篆隶皆备，横竖齐整。原来信仰的力量是如此有力，让自然也甘拜下风！

额头上的汗水滴滴洒落，登顶的一刻，千古人们的壮志豪情都好似与我合为了一体。山雾弥漫，气蒸云蔚，风涛云壑，空翠凝云，华彩熠熠。远眺，众山皆眼下，汪洋手可遮；近瞧，奇石四处，翠松苍劲。回头，一尊巨石赫然立于泰山之巅，“五岳独尊”四个字傲然俯视天地万物！在这重天地间，人类与自然，是何等的渺小与雄伟！这磅礴，已没有人文、自然之分了。碑文中含有的中华之精魄，也早已融入山石，化为其血脉了。时间竟能融此二物于一体，真不愧于“钟神秀”之美誉！

抬眼望，云海翻滚似惊涛。历代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庸脂俗粉，似都融入了这云海，这泰山，成为了其中的一草一木，与自然合二为一。一代代匆匆过客，随岁月流转消逝。但这雄浑的自然，自有每个人的安身之地。

风起云涌，远山如黛。泰山！不枉我山高水远，仆仆来赴。

蒹葭

八(13)班
小记者 王晨羽(证号E03132)

蒹葭苍苍，夕阳使之澄黄；我心惶惶，蒹葭暖吾心房。
——题记

窗外，河边，“杂草”，未曾引起过我的注意。

后来才知道，它有一个诗意的名字——蒹葭。说它诗意并不夸张，因为它来自于《诗经》中一个浪漫的故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远看，有“枫叶芦花秋瑟瑟”的怅怅惘惘，又似乎是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”的飘飘浩浩。近看，秋季之时，雪白盖住了它们。是白霜？是新装？哦！原来，这是蒹葭的花！雪白的，恰是它们御寒的小帽子啊！

可能，没有那次的摄影比赛，我也不会把蒹葭收为自己最爱的植物。

已过秋分，秋已过半。我，却仍在小楼上，徘徊。心中，关于那场摄影比赛的选材，仍在踌躇。只剩今日了。几周前，《印象·秋天》主题摄影难倒了我。我印象里的秋天？不就是门前那两棵桂花树吗？匆匆收好三脚架，跑下楼。对焦、构图、定格，照片里，树上一片金黄，树下慵懒着一只白猫。可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照片里少了什么东西。是色彩？是意境？是构图？我不得解。

戴上耳机，随机播放，让一首首喜爱的歌曲在耳旁跃动，让音乐的洪流把现实淹没。“每张照片都应该会讲故事！”摄影老师的教导时时浮现在我心头。难道照片里少的，是故事？这时，耳机中的音乐恰好跳到了下一首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……”已太熟悉，熟悉到耳朵都已免疫。可是，就在那时，思绪突然打开，灵感突然迸发！

赶紧抓起相机，飞快地冲到河旁。对，就是现在！左手稳稳托住镜头，按快门的手微微颤抖。咔嚓咔嚓！快门连续响起，像一串优美的音符。

成功了！画面里，背光呈黑色的芦苇安静地躺在画面的黄金分割处。芦苇顶端，夕阳将其染成橙黄。几点枝叶，有些模糊，是微风，让它们微微摇曳。后面是波光粼粼的水面，洒下的阳光，被浪打散了，散开一地流光。一静一动，一虚一实，一暗一亮，这才是一张会讲故事的照片！这才是我心目中的《印象·秋天》！耳边仿佛又想起了那首歌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……”

轻舒一口气，缓缓放下手中的相机。回眸，夕阳收起了最后一抹酡红，水面也已氤氲起一层薄薄的雾，在扩散，在舒张。蒹葭已变成了全黑，晚风徐徐，蒹葭也已弯下了腰。我心原本惶惶，可是蒹葭，温暖了我的心房。

是你唤醒了

七(4)班
小记者 李咨萱(证号E03019)

高大的树木直冲云霄，生机勃勃，郁郁葱葱的叶子在我们的头上摇曳，撒下一片清凉。

溪水叮叮咚咚，不知疲倦地撒着欢往前跑，我和堂姐赤着脚丫站在微凉的溪水里，捉小虾。

时间缓慢地流逝，我和堂姐各自拿着装满虾的玻璃瓶，得意地向对方炫耀。

十几只小虾如同无头苍蝇般在瓶子里上蹿下跳，实在太拥挤了。我皱一皱眉头，索性将不好看的，不精致的小虾全扔了，扔在了溪岸旁的岩石上，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去吧！

最终我的瓶子里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只小虾，慢慢地游着，头上的须微微颤抖，仿佛在好奇同伴们去哪儿了，最终乖乖地停在了瓶子底部。

堂姐也学我的样子，只留了一只小虾在瓶子里，但她瓶子的那只与我的不同。须子猛烈地抖动，身体使劲撞着玻璃，一次……两次……它的须掉了几根，“脚”也撞掉了一节。几经折腾之后，似乎意识到这坚硬的

玻璃不是它能对付的，于是无奈地沉到瓶底。

我和堂姐相视一笑，心中不由得带了一点嘲讽：小东西还想逃出来？我们二人坐在一旁，像看戏般好奇地盯着这只“虾勇士”接下来有什么“惊虾之举”。过了一小会儿，这只小虾似乎恢复了点精气神，又顽强地游了一圈。慢慢地它身子一绷，身体蜷作一团，我正担心它是不是回光返照了。突然间它像离弦的箭一般跳出了水面，溅起了数点晶莹剔透的水珠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落在了岩石上。

我和堂姐惊呆了，这只“残虾”得有多么顽强的意志，怎样不屈的精神，才能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？

我和堂姐沉默了片刻，随后不约而同地将这两只小虾轻轻地置于溪水中，又将岩石上的虾也放入了属于它们的乐园。

小虾们重获自由在水中如同精灵般不停穿梭，很快随着清澈的溪水奔向远方。

亲爱的“虾勇士”，是你，让我领略了生命的顽强。是你，唤醒了，唤醒了我对生命的敬畏之心。



八(3)班 传承
小记者 於冠岑(证号E03100)



七(12)班 舟山小报
小记者 陆优璇(证号E03066)